



燕

王 忠 瑜 著

1541

銀

燕

王 忠 瑜

上 海 文 藝 出 版 社

1 9 6 2

銀 燕

著 者 王 忠 璣

*

上 海 文 藝 出 版 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953毫米 1/32 印张：8 字数：58,000

1962年9月第1版

196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8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2057

定价：(八) 0.30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里所收的五个短篇，都是反映空军战士的战斗和生活。《鹰之歌》、《银燕》、《鹰与鼻》等三篇，分别描写志愿军空军战士的成长以及他们英勇战斗的故事，同时也歌颂了中朝人民的深厚友谊。《井蒂花》、《草原风雪风飞来》两篇，前者写我空军女跳伞员的成长；后者写女飞行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飞行任务的英勇事迹。

64
献 給

英勇的人民空軍的战友們！

封面設計：任 意

統一書號：10078·2057

定價：0.30 元

目 次

鹰之歌	1
并蒂花	51
鹰与梟	68
银燕	89
草原风雪风飞来	101

鷹 之 歌

春天来了，这是朝鲜停战后第一个和平的幸福春天，群山披上了翠绿的新装，鲜花开满了山坡，林间百鳥在歌唱……

志愿军空军副团长鲁连玉，在部队奉命撤回祖国的前一天，向师部請了假，要去向他最亲密的战友告别。临走前，团里的飞行员、地勤人员、所有的同志，都走过来默默地和鲁连玉握手，大家说：“副团长，請代我们向我们的‘小鷹’致敬。”飞行员张清还特地把机場休息室前花圃里所有的好花摘下来，扎成一个花圈，他双手捧着递给鲁连玉，声音低沉的说：“我没有别的话，請告诉他，我永远记住他，学习他。”

在鲁连玉刚要上车时，师长匆匆忙忙地赶来了，他走到鲁连玉跟前问：“现在就出发吗？”“是的！”鲁连玉立正的答。“替我们大家向他致意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。”师长象带信问候一个在远地的久别的战友似的。但是，他也和大家一样，不忍提起那个亲切的熟悉的名字。接

着他从警卫员的手里，拿过一个纸盒递给了鲁连玉：“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我知道他最爱吃自己家乡的苹果。”鲁连玉揭开盒子，里面盛着三个又香又大的烟台苹果，这还是祖国送来的慰问品，师长特地留下来的。

绿色的小吉普，驶过清川江桥，沿着山径，驰上山坡。山坡上一片青翠的嫩草，野花象彩绸似的撒满其间，青翠浓密的苹果林，正盛开着粉红色的花朵。林中，高突着一座土坟，墓前还盖着一个中国古式的亭子，亭中竖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两行红色的大字：“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英雄刘道林烈士之墓”。

副团长鲁连玉下了车后，双手捧着花圈，走向墓前，他虔诚地献上花圈，又把那三个苹果摆在墓前当作祭品；然后脱下军帽，行了一个礼，悲痛地默立在坟前。

许久许久，他才抑制了内心的悲痛，留恋不舍地坐在坟旁的石块上，他深情的看着这屹立着的石碑，看着这锦绣的山林。灿烂的花枝，掩映着山脚下壮丽的清川江桥。为了它，不久以前，他和刘道林曾经多少次激战在这里的天空上，如今……山林的上空，一只矫健的山鹰在轰鸣着、盘旋着，它一忽儿迅疾的冲下云端，飞掠过水面；一忽儿又展翅高飞，直上云霄。鲁连玉

若有所感的嘴里叨念道：“真是一只鹰啊！一只矫健的英勇的雄鹰。”

这时，山坡下飘来一阵歌声，一个戴着红领巾的朝鲜小姑娘走上山坡。她看到鲁连玉后，跑了过来。

“志愿军叔叔好！”她敬了一个少先队礼。

“你好！”鲁连玉站了起来回答道。

那个小姑娘看到鲁连玉穿着蓝色的军裤，惊喜的问：“你是空军？”“是的，空军。”“你认识刘道林叔叔？”“认识，”鲁连玉感到她问的很突然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他是我最好的战友……”“叔叔，请你等一等。”未等鲁连玉的话落音，她已翻身向山坡下跑去。

不一会，她手里捧着一只木盒，后面紧跟着一个朝鲜老大爷和一群朝鲜老乡。他们走到鲁连玉的跟前，那小姑娘双手递过这只木盒，老大爷用颤抖的手紧紧的握着鲁连玉的手，沉痛的说：“道木(同志)！这个，你留下做个纪念吧！”鲁连玉打开木盒，里面是一条白色的降落伞绸做的手绢，他抖开一看，这手绢有一半已浸透了紫红色的血迹，在上面绣有一行“中朝人民友谊万岁！”的红字。看到这块熟悉的手绢，一切都明白了，鲁连玉不禁眼睛里润湿起来。

“道木，……我们朝鲜人……永远不会忘记

他……他活在我们的心里！……”老大爷声音颤抖的说。泪水已从他那满是皱纹的眼角上流下来，那个小姑娘更是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，周围的人们，也都落下泪来。

“他，活在我们的心里……”鲁连玉自言自语的重复着这句话，一时，往事象潮水一样涌进他的脑海……

—

蓝天象水晶一般的透明，万里无云，初夏的阳光，照射得钢板跑道闪闪发光。停机线上除了停放着那架备用飞机以外，战鹰都出动了，机械员们都集中在加油线上开会。因此，机场上显得更加空旷、静寂起来。只有指挥车上的收音喇叭里，不时传出一阵激烈的空战的呼叫声，打破这沉寂的空气。

飞行大队长鲁连玉，刚从师部赶到机场，他离开自己的部队已经二十多天了。现在，他怀着一种愉快和亲切的心情，沿着滑行道，向指挥车走去。他这边看看，那边望望，象要看看机场上是否有什么新的变化似的。

他来到指挥车旁，看到一个陌生的年轻的飞行员，坐在一条长凳上，双手托着腮，出神的

听着喇叭筒里传出的空战声。不时的用手搔着头，唉声叹气。鲁连玉走到他的身边，他都没有觉察。鲁连玉好奇地打量了他一眼，见他那张圆圆的孩子气的脸上，显出一副焦急的神情，一双粗黑的浓眉，紧紧的拧在一起。鲁连玉忍不住走过去问道：“同志，你是新来的吧？”

那个年轻的飞行员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，并没有站起来：“是呀，来了好几天了，你还不认识？”

“很抱歉，我也是刚回部队。”鲁连玉一边说着，一边也坐到那条长凳上去。

“你是刚从航校毕业的吧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嗨，你们现在的学习条件好哇！”鲁连玉羡慕的说。

“好有什么用呀！你看！”那个年轻的飞行员用手指了指指挥车上的喇叭说：“人家在天上打仗，我……哼！五分都是白得了。”刘道林以为这个陌生人，不是个参谋，就是个助理员，心想：让他反映反映我的要求吧。因此说话也就随便一些。

鲁连玉笑着看了他一眼，心里想这小伙子火气真大。忙转换了话题：“你是哪个大队的？”

“五团三大队。”对方漫不经心的答。

“噢，那好呀！”鲁连玉不禁为自己的大队补充了一个新的力量而高兴起来。

“哼！有什么好的，没有人管！”对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似乎有很大意见似的。

“那为什么？”鲁连玉也审慎起来。

“为什么！副大队长成天忙着打仗，大队长回国参加‘五一’节观礼去了，嗯，是英雄嘛，这里报告报告，那里参观参观，谁知道他啥时回来！”小伙子好象一肚皮的火气冒不完似的。

鲁连玉心里想：这小伙子嘴上真不饶人，还没见面，就先批评开了。不禁笑起来，解释着说：“向祖国人民汇报，也是上级交给的任务呀！”

“是呀，任务！可是把我撂在这里怎么办呢呀！”

“别着急，”鲁连玉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头，问：“你飞了没有？”

“看人家飞！”

“先看看也好，打仗可究竟不同于学习呀！”不想鲁连玉这句话激怒了对方，小伙子呼的一下站了起来，脸红脖子粗的，粗声粗气地说：“都是飞行员，别人打仗，我光吃干饭？看看！看到哪一天？”他这一嚷，惊动了坐在指挥车上的师长。师长探过头来，微笑地对着他说：“怎么？小

伙子沉不住气了？”他赶忙立了起来，答道：“师长同志，几天不飞骨头都生锈了，光看人家打仗，心都急烂啦！”“同志，我比你更着急哩！”师长仍旧笑咪咪地说：“多一个人，就多一分战斗力，可是时间……”师长突然看到站在他身后的鲁连玉，惊喜地伸过手来：“哦，你回来了，那太好了！”

鲁连玉上前去和师长热烈地握了握手，说：“我刚到家，想找首长汇报一下，我要求今天下午能准许我参加战斗。”“哈，又是一个急性子。”师长幽默地说，“你的事等一等再谈，现在就先解决这个问题吧！”他转向那个年轻的飞行员，“来，你们认识认识，这就是你们的鲁大队长。”

“鲁大队长！？”小伙子惊愕地看着鲁连玉，他那张孩子气的脸刷的一下红到耳根。

鲁连玉笑着伸过手去：“咱们算是认识啦，我叫鲁连玉。”

“是！飞行员刘道林。”小伙子也伸过手来，慌乱地介绍了自己的姓名。

“嗨，这是一次不平凡的见面啦！”师长打趣着说，随即命令鲁连玉，“你马上和指挥室联系一下，安排一个时间，让刘道林试飞一下。”

“是！”鲁连玉立正的答。他用眼瞟了一下刘道林，见他那两道粗黑的眉毛，飞扬了起来。

刘道林的试飞，是在中午进行的，一般这个时候敌人出动的较少。飞行员们都聚集在休息室的门口，师长和政委也坐在指挥车上，他们要看看这个新来的小伙子的本领。机场上俨然变成了一个庄严的试场。

大队长鲁连玉，亲自担任了指挥员，他把刘道林带到一架银光闪闪、机身上喷着“02”号码的新飞机旁，对他说：“这就是你的飞机。”刘道林满心欢喜的摸了摸机翼，向鲁连玉敬了个礼，又和机械师握了握手，便跨进了座仓。一切准备好以后，他向指挥员请示：“‘02’号准备好了，请示起飞。”鲁连玉命令：“准许起飞！”于是刘道林启动了发动机，飞机发出巨大的吼声，吹起一阵黄色的沙土，缓缓地滑上跑道，转眼间腾空而起了。

这次刘道林飞得特别精采，象是有意显一显身手。他按照课目的要求，一项一项做去。那银色的飞机，真象一只小燕，一会在云端里翻滚，一会又急速的冲下云端，好象要直闯地面似的；一眨眼的工夫，便又翻身而上，钻到云朵中去了。下面的飞行员们都连声的夸赞：“嗨，别看人小，飞得可真不错呀！”连师长也不住地点头称赞说：“动作做得还正确灵活！”课目还未做完，突然传来了敌情，师长一面命令值班参谋插

上“一等战斗准备”的红旗；一面对鲁连玉说：“命令‘02’号返航！”鲁连玉拿起话筒便喊：“‘02’号，我是‘灯塔’，命令你马上‘下课’！”刘道林没有回答。鲁连玉又喊了一次，扩音器里才传来了刘道林的答话：“‘02’号明——白！”但声调里显然带有迟疑和勉强的成份。接着就见那只“银鹰”从云端直冲而下，由远而近，唰的一声通过指挥车，转弯下降。动作是那么迅速、平稳，飞机轻飘飘地正好在T字布[⊖]旁三点着陆了。虽然是落在钢板跑道上，但机身跳动得并不太大，又博得了大家的一片称赞。不知是谁，说了一声：“真象一只‘小鹰’哩！”于是“小鹰”这个绰号，便从此喊开了。

他一下飞机，指挥车上便打出了两颗绿色的信号弹，第一梯队的机群起飞了，他急得直跺脚，嘴里抱怨着说：“哎，怎么不让我也跟着去呢！”

经过那次试飞，师里的同志都知道新来了一只“小鹰”，大队长鲁连玉更是从心底里喜爱了这个热情、勇敢的小伙子，但是他没有明白的表露出来，因为在他们初次见面的谈话中，他已

⊖ “T字布”是用白布作成T形的信号，摆在跑道一头的左边，给飞机标明着陆方向和地点。

经感觉到刘道林流露出的一些急躁和自负的情绪。他知道这只刚出窝的“小鹰”，还需要在严格的要求和在暴风雨的战斗中锻炼，才能成为一个坚强的空中战士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大队的指挥员，他是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的。因此，他决定亲自来带领他。当鲁连玉把刘道林做他的僚机的决定当众宣布时，大队里的飞行员都很惊讶。特别是鲁连玉原来的僚机飞行员张清，更是不大放心。张清原是一个老战士出身，在陆军部队里当过排长，身体短粗短粗的，为人直爽，打仗勇猛，说起话来很诙谐。可是就有一个毛病，遇事卖个老味，爱挑别人的短处，开个玩笑。这次把他的岗位换给了刘道林，他总感到把掩护大队长这样重大的责任，交给这个没有经过实战锻炼的毛头小伙子，着实有些令人担心。所以，他决定要找刘道林好好谈一谈。

这天晚上，刚吃过晚饭，大家都聚在宿舍里聊天。张清象是认真地又象是开玩笑似的拍了拍刘道林的肩膀，说：“小伙子呀，这回我这担子可交给你啦！要好好的担啊！”刘道林拍了下胸脯：“放心吧，不会错！”“嗨，小伙子答的倒很干脆！别看你平时飞得好，打起仗来可就不同啦！”“嗨，我也不是没有打过仗！”“噢，这么说你当过